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五

宋韓琦雅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墓誌銘

故大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

墓誌銘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
爲冠冕名族曾祖真祖鎰生五代間恬晦不仕父
庸太祖朝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掾終殿中
丞贈刑部尚書尚書徙居潁川今爲潁川人尚書
深古學聚書數千卷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
以文學有大名公爲少子獨倜儻任俠好擊劔習
兵法慕古人立大功竒節始未肯勤閱父書暨二
兄舉進士繼爲天下第一於是刻意爲學而天性

警拔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一上中
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以
自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官冀乘時自奮以見功
業已而契丹講和公志不就再調虢州軍事推官
用知已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改開封
府封丘縣真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爲頓遞使表公
知襄邑縣駕還職辦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
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
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稱治天禧元年八月

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闊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已出見非義者甚於世讐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亡幾無以爲葬具士以此稱服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聳慕皆目孫氏爲大小狀元家至于父兄之訓子弟必舉孫氏以爲勸唯恨其不及也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薨不振僅存嗣續獨公子周

爲比部員外郎知洛州端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興者其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光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羲次適大理寺丞楚元卿次二人幼爲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

記一二得身據大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猗公之爲超然遠馳始慕古人功名自期志今可尚逢也非時卒繼伯仲以文發基試才郡邑吏惴民熙壽嗇于天用不大施惟公之宗始盛中衰衰而復興在公本支在子能孝卜兆符龜祔公先塋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

墓誌銘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之

官次與平生之施爲泣來告曰公曩帥西邊我先子實備將佐其忘身扞寇勤苦百爲固不待疏列而公知之詳矣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環延及其亡也文正親爲文以誌其墓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以爲勸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不可以辭故爲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曾祖裕恬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贊善大夫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于宋故今爲宋人公少磊

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
丈夫立竒功偉節以震暴於當世不爲拘儒齷齪
之行始冠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蒲歲
再調應天府推官南都地素卑民苦水患公爲治
白沙石梁二渠壅者悉通而田以歲獲本道轉運
使上其狀就改太理寺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
尹晏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獨知公府事無鉅細
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應李文定公辟
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籍田息遷太常博士改屯

田員外卽徙通判環州未行改鎮戎軍公素負膽
畧旣得貳邊政於戎事益以究習揣知元昊性凶
殘喜誅殺勢必難制上書請先爲之備又論西北
二垂攻守大計其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
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之會丁母憂去
職未幾契丹聚兵幽涿北邊搖動乃擢公爲如京
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
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恩歲享金繒之賜甚厚
今其主孱而歲歉反疑爲中國所窺故爲此耳不

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上壯而遣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爲防之過者盡以撤去而虜卒無他遷莊宅使徙瀛州事實元初元昊果反上記公言亟改右騏驎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責尤重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會兵入鄜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爲賊所擒關內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閣門使充本路都鈐轄

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以國士待公凡深謀大議公必預焉慶曆元年秋賊入麟府陷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寨圍府州事聞乃命公爲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幾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璠瑒堡時縱遊騎四鈔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啟關公出所授勅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衆心始安乃啟關公入卽大啟諸所塞門縱民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

韓魏公集 卷之三十五 六
奔北之餘股栗無鬪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至暮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犒獎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效死公度其可使卽命擊瑠璃之賊衆馳至賊堡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橐駝以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餉麟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遣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

萬邀歸路公回至栢子寨遇之時衆不滿三十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鬪則生不然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間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險要逮興役賊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軍旗幟爲陣以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翼軍萬弩齊發短兵繼前公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

之賊遂奔潰斬首二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蓋不踰月而五寨立二州始還公復奏曰今五寨所通麟府往來之一徑耳旁皆空曠無所阻若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衛則蕃漢之戶可歸而河外安矣議未下而契丹渝盟河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爲定帥楊崇勳爲鎮帥而以公領果州團練使爲瀛帥王楊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參其任時論偉之居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涇原大將葛懷敏禦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涇

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事公酉時授詔戍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野一空瘡痍滿城編戶屬羌皆逃散失業公盡慮經制殆忘寢食會未數月境內以完逮鄭公戩來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知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畧招討副使而御史梁堅復摺公細故論之于朝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奮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大戰黃河外時范文正公

爲參知政事被詔宣撫河東以備之復遷公引進使爲并代路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公至河外親按形勢利害以爲不增廣堡寨則河外終不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畧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不可又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興作如初不踰時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畧使節制上知其利置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虜不敢窺邊而河外

遂無虞久之復徙爲高陽關路副都總管兼知瀛州事瀛城小而民衆邊有驚則自外至者無所容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貲以助費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撫使以公嘗在西邊不附已因奏曰今與虜和而廣城不可復命公止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帥涇原而瀛城後人卒成之衆論爲便時渭軍郊恩有賜帛庫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直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

兩均之以便請者轉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樞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市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又奪公引進使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陝西轉運使又奏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旣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徙內地不當享俸願復臺省舊官退治僻郡乃改將作監知

和州事坐所舉官累徙知筠州事始赴上召還復爲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禦使充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爲大寒所中得足疾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於境上監司以爲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以疾願還朝籍授祕書監未幾復爲客省使充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

史中丞王公疇上言張某有再造鄰府之功不加
褒恤無以勸天下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
非常典也公氣貌魁傑襟懷名然無貴賤一以誠
接之御軍雖嚴明而人悅其平恕故每臨敵士皆
願奮而投死未嘗少挫涇原屬羌感公恩信凡易
地必遮道匍匐號泣請留公移日不能去麟府蕃
漢之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之德
最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
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閣使公

重義輕財出于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邊賞
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帑不克則傾家橐以濟之內
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嫉之人緣
公好施多組織疑似擠陷而屢遭謫官然公乃怡
然未嘗戚戚于懷也嗚呼公文武之材可謂著矣
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而西北之急則自西
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常不首被選任公以忠義自
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然之功向之處公麾下如
狄青王信輩皆積小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數而

公寒而不偶徘徊于橫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則又彈射遷逐曾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仕患有聲而無實果有其實也雖見抑于生前必蒙榮于身後茲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爲不可泯之光耀識者之辨孰得孰失公初娶尚氏封壽陽縣君再娶侍其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杰西頭供奉官樵信州軍事推官黯右侍禁焄左侍禁杰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烈左班殿直儻試祕書省校書郎默早夭杰樵烈皆先公而亡女四

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士綸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榮咨道次在室八年十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戶部副使燾與公之諸孤舉公與夫人尚氏之喪葬于宋城縣長樂鄉之清溝里其銘曰惟人之稟固罕兼備志于大著或遺其細故昔任人必隨以器小不之疵衆長參治騏驥在絆責以千里欲馳而蹶咎則誰致稱善御者夫豈如是噫猶公兮用終不旣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墓誌

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曾祖合唐末徙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幼以文行稱值孟氏據蜀耻就僞祿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爲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眞宗皇帝議親征將

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攜所著禦戎策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虜之失以質當今之宜自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竒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又面進十竒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至縣屬歲大歉乃出家財犒親舊盡率其羸以哺饑公首爲諸縣倡旁邑豪聞風始競納粟民賴以濟郡守周公絳表稱其能自以爲不及公繇是

韓委公集 卷之三十五
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陰尉滿歲補舒州望江令縣
之丁版自李氏納上五十年間數登者增其賦亡
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意悉
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卽發縣廩以
賑民旣而白州自劾其專州將媿而不敢詰遠近
稱之秩滿授靜江軍節度推官丁太夫人梁氏憂
去職服除用文靜呂公夷簡薦章改祕書省著作
佐卽知蘄州蘄春縣事在縣疏治壞塘溉田數千
頃民感其惠縣有唐史君杜公生祠乃圖公像於

廟而配食焉今上卽位遷祕書丞賜五品服尋以
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知濠州定遠縣事俄轉太
常博士通判興元府事代遷進秩尚書屯田員外
卽通判宿州事嘗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時章獻
皇后臨朝中貴人過郡知而奏之迺與郡守兩得
罪公卽授海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
員外郎通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
家人曰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
終于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

功名自許當草澤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
畧等科以拔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和
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爲長轡遠
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郡縣之
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歎李廣之
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命也夫公
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殿中丞正之女累
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度後公再月而亡
子昉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恩補郊社齋郎今爲

太子中舍女三人長適進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閣
門祗候王中立次適屯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
偉中進士乙科泉州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
僎曰伾曰偕悉舉進士中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
中夫人追封天水縣太君皇祐三年八月六日中
舍君自杭舉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以十一月二
十五日葬于壽春縣仙鄉張真村從先屯田之兆
葬之前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
分義不可讓乃爲銘曰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

位則不充豈所蘊者大今不時之逢著其事於官
政兮挹循吏之高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
厥後兮與休聲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陝府張君墓誌銘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
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鄉爲之冠越
八日上復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爲
東州士人所稱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
榜下衆論翕然以爲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

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
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伏甘處其下曰得
狀元者如此吾榜之光矣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
陝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事無不通達佐府未數
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民田君爲親按屬縣得民
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
欲哀取不肯如君言君卽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
民有孀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
于其尊也乃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

瘞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杖而釋之然後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計至晝夜號慟不絕聲聞者爲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字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中之女生一女後君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祕書少監父思終太常博士贈度支員外郎母王氏贈長壽

縣太君君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默有常節家人僕隸率不敢以童子待及長耽玩經史殆忘寢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爲之傳誦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通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老重殊不類少年者所爲亟加禮接之自是余常謂人曰張某必取高科有盛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言以爲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爲深常與人評論人

物喟然謂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爲積善成德論獨言切規諫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爲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第祕書丞唐民雋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雖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之喪以嘉祐四年春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爲銘曰嗚呼希元天地之久人生其間百年一瞬何較聃顏唯得令名猶穹壤然亘千萬世不墮不騫君得之矣夫何恨焉余爲斯銘不愧其傳嗚呼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春秋知古今議論根帶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絕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爲有司所絀反

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曆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縉紳草澤上書以方畧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爲第一然恠其所論特竒疑非仁濟言旣而知處厚代爲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爲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

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緜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爲銘曰惟壽惟天達者一焉愚壽而滅賢天而傳嗚呼處厚孰短孰延吾疑禍福不主于天惡兮不折善兮不年天果主邪胡爲而然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六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墓誌銘

故許州觀察推官曾君墓誌銘

余慶曆末作帥中山時曾君以布衣來請見與之
語皆根本道義觀其文則典贍而可喜余固知其
遠到者遂延之公館使與諸子姪游而爲學益勤
爲文益工皇祐四年秋與余姪直彥俱赴舉京師

春預崇政試皆登乙科君補安肅軍司理參軍歸故里奉二親以之任官滿用薦者得補永州祁陽令尋丁母陸氏憂服除再調桂州臨桂令會余爲仁廟山陵使辟掌牋奏永昭訖事奏其勞擢授許州觀察推官值歲大旱民飢疫作州缺守而無見糧君亟白轉運使願得一奏牘持之至闕下訴于執政者宜有以濟轉運使如其請君卽馳至丞相府上其奏具言飢民乏食之狀不急爲之救則死者不可勝計矣朝廷始驚乃運京倉與江淮所漕

粟往賑之君歸而饑者聚州下無慮數萬人君日復周視之均其廩食病者則躬致其醫藥雖民賴以再生而君遂爲疫所中卒不能起年四十四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名炳字文伯建昌之南豐人父仲舒有道不仕子思古思中思遠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村將葬諸子泣來請曰先子公之門生而素被知者得公一銘而內之壙中存歿之光矣銘曰有才而不得殫其蘊有祿而不得終其養雖力仁而濟物兮反自懼其天

韓魏公集 卷之三十一
喪茲天道之難知而世人之共悲者則余也豈獨以門人而大愴

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

琦第五兄著作諱璩有子尚書比部員外郎監在京翹院正彥援郊祀恩贈兄尚書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冬得告焚黃因自襄邑遷其妻王氏之柩歸于里中而母安康郡太君欲同展塋域正彥卽奉以行未幾正彥來報始至相未厝王氏卽侍母大君歷拜先塋及次新安墳所而母太君宿疾忽

作十二月十二日終于孝親佛舍琦得計駭泣旣而嘆曰是豈偶然哉方吾嫂康寧時專意來展松檟逮止墳寺而忽焉不起具免夫道路肩挽搖頓之苦而無甚寒極暑疲力難進之患去吾職方兄之塚百步而近安然以歸其夫壙中非積善之至孰享茲福嫂姓陳氏曾祖從信事太宗于潛邸深曉財計及卽位寢被顯擢終左衛大將軍度支使祖惟德以蔭補衛尉寺丞父士元幼嗜學進士未舉第而卒嫂年十八歸於職方兄天資婉淑事其

姑秦國太夫人曲盡婦道當兄之未官貨用多乏中饋之事怡然自力未嘗少懈秦國亦愛而遇之猶息女也報秦國喪號奉几筵動必如禮接內外宗黨柔和自下故皆得其歡服性仁慈信奉釋教誠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兄方逾強仕而歿嫂嫠居唯正彥一子孜孜訓導遂以成立而正彥亦篤孝過人凡嫂起居之際朝夕在傍侍膳則進

其可食者而去其不可食者以至衣之薄厚必使宜其涼燠平居左右瞻仰顏色若稍失調適則違遽按閱方書裁量藥劑唯恐其意之不及也俟嫂痊復已方少安嫂用是每體中有少不佳或隱而不自言慮其子勞軫之過也然嫂雖享年六十有八不爲不壽而不足以副其孝養之心甚可哀也四女長適尚書職方員外郎王克存次適大理寺丞王居正次適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李清臣次適屯田郎中成黼皆聞人材彥士族欽矚嫂始封保

寧縣君次封保寧縣太君次封安康郡太君一以
正彥升朝遇郊恩餘皆瑋頃在宰府陳情特封非
常例也以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合祔於職方兄之
塋將葬正彥曰母太君平生懿行美德無如叔知
之詳叔當以銘銘曰惟人之生云胡不逝惟逝之
藏其致匪易噫嘻安康終也特異躬來展塋始次
墳寺疾生莫測遽不能治旁視夫宄不勞而暨非
福之全事豈斯契慶曆乙酉實爲兄誌日月之馳
僅將及世今茲熙寧辛亥之歲又銘吾嫂哀胡可
旣書其大方是謂無媿

故仁壽縣君張氏墓誌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妻張氏職方卽中文昌之
女性柔靜自幼不妄語笑惟姆訓是服逮歸韓氏
儀德益修平居端然以法度自處宗親欽式之公
彥在官潔廉自奉菲薄而張氏素淳約能內爲之
助治家無一橫費故用度自給而俸常有餘時俗
所尚於婦人服玩尤變易不常工人每高其直以
相誘銜往往捐故所有甘心而趨之惟恐其後也

而張氏目之淡然而未嘗爲之少動實閨壺之難能也公彥遇嘉祐恭謝天地恩封仁壽縣君四年春公彥亡張氏哀久成疾八年三月十日卒于相州感化鄉之私第年五十四長子曰確試祕書省校書郎次曰愷力學未仕俱早世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尤孝而有文張氏亡摧毀骨立其年冬亦卒次曰恪方肆進士業五女長適鎮潼軍觀察推官孫扶次二女俱早亡次適新州新興尉監襄邑倉王愷次適相州司戶參軍陳厚熙寧四年二月二

十八日以其叔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乃舉張氏之柩納公彥壙中銘曰嗚呼張氏處婦之道靜以約兮侈麗之事婦人所好殊能畧兮闈內之治宗姻以法德云邈兮享年不遐有子多喪天乎虐兮

故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余第四姪尚書比部員外郎正彥妻王氏故相文正公會之孫刑部郎中祕閣校理繹之女也文正公以道德忠信相仁宗以興太平大名重望爲諸

宰之冠而治家不失儒素閨門肅然故王氏自幼已稔習其門法婉婉之行不教而修既歸韓氏以淳約之性職我內事能持已不自厚而遇衆以均從正彥崎嶇小官雖浣衣薄食未嘗有不滿之色和睦內外怡怡如也宗黨賢之事其姑安康君年踰二紀柔順之道終始不懈嘗以尊幼之外無良醫遂精意方書晝夜研誦卒通其大內病者或自治之多獲痊已正彥登朝遇壽安縣君熙寧二年春正彥通判越州代歸

秀州舟中得暴疾數日遽不可治年三十九二月二十一日也五男長曰輯婺州司戶參軍次曰嚮曰邕曰喬並勤于學未仕次幼未名三女長適進士張元素二並在室而輯自王氏之亡守其柩至于終喪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姑安康之葬王氏從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西南術者云外庚穴也銘曰王氏之生賢相之家能蹈世法不驕以夸德則多美命兮不遐福善之報其當爾邪

故東平縣君呂氏墓誌銘

余長子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忠彥妻呂氏故相文靖公夷簡之孫觀文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公弼之女也文靖公以王佐之才輔相仁廟二十年間仁恩德澤浹洽天下而觀文公繼以隆名偉業居右府翼兩朝故呂氏襲其家慶而賢明柔淑之性邈然宜異於衆也年十六歸韓氏雖尚妙年能以貴相之家輒自驕懈婦道修謹過於老成其姑衛國夫人崔氏愛而撫之謂其可教衛國治家謹

肅仁而好施親族無疎近資卹周至其心勤勤唯恐不及呂氏常在左右朝夕師仰稟訓不怠悉能知其薄已厚物之意及衛國之薨余則以家事付之呂氏奉其姑遺法惕然不敢失凡所施設與衛國平日無少異焉於是內外欣服知克紹其風矣治平二年秋得疾淹久數泣而謂忠彥曰我疾勢日加萬萬不可治我有幼妹在家君若全舊恩以續之必能卹我子又二姓之好不絕如故我死無恨矣八月四日果以其疾卒年二十七時觀文公

始擢貳樞府悲思不已乃爲奏得追封東平縣君
生三子長曰錦孫次曰密孫皆早夭次曰治太常
寺太祝聰謹嗜學呂氏尤所鐘愛忠彥不忍違其
遺言爲娶其妹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因其伯
姑安康郡太君陳氏之葬自京遷呂氏之柩厝于
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先姑夫人之兆次銘曰吾得
衛國司吾壺中治家之法惟平以公內外親黨無
息不蒙呂氏嗣之得其清風如何不幸盛年以終
失吾良婦哀兮可窮

故祕書省校書郎韓恬墓誌銘

恬字安之余任殿中丞公彥之第三子母仁壽縣
君張氏幼雋邁喜學讀書強記而爲文辨速余嘗
較公彥諸子謂恬他日必能先取科第以才名自
立嘗求補試國子監生程文中等俄丁父憂未幾

韓委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其仲兄愷與二妹繼亡恬與母張氏益大悲駭不能自寧余遇嘉祐明堂息極先奏恬得祕書省校書郎及爲娶職方郎中董之邵之女且以慰其母惇獨之心張氏喜甚屢泣以誠恬令益自修飭以報恩鞠之厚已而張氏復感疾議歸鄉里冀得移其故處而遂平逾八年春不幸疾久卒不起恬既併罹酷罰夙夜號躄幾以殞絕猶能手疏母之行實請余爲其墓銘終以哀毀之過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亦卒時年二十二女二人長曰壽次曰安

女並幼後恬之服除董氏以無男子歸其父家壽女者熙寧初元又不育嗚呼禍釁之來未有如恬之一門相仍窮苦如是之甚者也悲夫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其叔祖母安康郡太君之葬乃舉恬之喪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其兄確之墓次葬師所謂冗之外庚也銘曰父母諸兄兮相繼亡於前二女之幼兮一復夭于後妻無以守歸其家爾獨于茲瘞其柩何罪而當此罰邪豈數之適相偶邪天平冥冥吾安以究

韋委公集 卷之三十六
侄孫亶奴墓誌

余第五侄司門員外郎通判趙州方彥年四十餘始有一子以其生子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遂名之曰亶奴亶奴狀貌絕美語言甚慧故方彥與其母向氏愛而視之謂雖希代之寶不如吾兒之貴也而撫育太過易以生疾才及五歲而夭其母哀思不已雖其亡逮今數年矣而飲食衣服與夫玩好之具猶日奠而時致之與存者無異甚哉其愛之難解也熙寧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吾嫂安

康郡太君之葬因自趙州遷而瘞于先塋之東祔從兄確之墓次刻石以誌且慰其父母之心云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鄆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充帥慕容彥超幕帥判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

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父立爲
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幼簡
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
耻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旣不利有司慨然以篆
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
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
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
監許州合流鎮商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
縣大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

考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
都太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
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
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大君冉
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
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盛
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
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
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

韓魏公集 卷之三十一
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爲陳國家大計
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
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嚮不已道或不
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曆中仁宗皇帝勵
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
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歛省
寃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
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
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

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
然規正無不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
以爲惠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
梁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爲廢人象之曰持議而
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比
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默坐
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爲
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每一
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

相知爲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恠也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胡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修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

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旣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存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忘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

故尚書祠部郎中集賢校理致仕趙君墓誌
銘

熙寧四年夏六月趙君子淵自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引年得謝退處于修善坊之私第未幾病且逾月度必不起遽取筆自書命其子咸以誌文屬

余七月二十九日果卒咸叱遣人持其所書號訴
來請余泣而視之知子淵所以屬余者以友壻之
分又悉其平生操守施設使書其實足信于後世
此其可辭子淵諱宗道開封封丘人給事中贈司
空賀之子贈左衛上將軍正德之孫贈左屯衛將
軍璿之曾孫司空在仁宗朝更任顯要爲時名臣
子淵幼警拔自立力學能文屢舉進士不利始從
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監舒州監酒稅汝州稻田務
執政薦其材召試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

理累遷大理寺丞主宗正寺簿通判河陽以太子
中允同判登聞鼓院丁司空憂服除同知太常禮
院出知宣州改太常丞子淵爲政知所先後下車
首興學校招廣生員起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
選良師以講勸之人人樂於爲善宣民素尚巫鬼
病者不醫以事祈禳子淵爲擇方書之驗者刻石
示之復出公帑緡爲藥劑以時拯拯民脫橫天因
變其俗涇邑豪劉氏毆人死厚用賂冀以死者緣
他疾獲免子淵察其姦卒寘於法吏受賂者悉黥

竄之一郡肅然歲滿得郭輔之者來代始輔之以所迂兵府不如意及至郡會子淵居式假不能出遂大忿恚子淵去搜剔疵累窮極纖悉無所得因撫疑似之事緣飭以聞子淵不堪其誣卽奏辨之朝廷爲置司推究事盡白猶以奏牘中一二語差在律以身事訴止坐杖法官深文以詐不實論奪一官落職旣而御史中丞魚公周詢極陳其寃得復中允監亳州酒稅物論猶不平繼得今太平少師趙公槩暨兩禁臺憲官十數人交章薦雪始還

官與職知宗正丞事兼判登聞鼓院知濱州會河決六塔郡界有遥堤監司欲決以醜其流子淵執不可雖督之愈急愈不奪民賴以全又立保法檢制姦盜比戶以安代歸爲郡牧判官遷太常博士權開封府推官嘉祐四年京西大飢轉運使請擇列郡守以濟災饉子淵被選知潁州子淵於救荒之術素已經慮賑給存勞無所不至寇盜屏息流庸以復俄權三司戶部判官出知晉州時營奉永昭方中諸郡皆嚴期賦民物價翔而費益倍子淵

獨取帑中物官自營致使民徐償之境内寂然無所擾民既飽其德惠相率走闕下請留朝廷知其能就徙陝州晉人號呼遮道子淵不得前爲駐留彌日得間道馳去陝素以土厚水脉深不爲井唯曩山泉貫城中以資衆用歲雨數壞隄渠絕流則民汲于永定澗既遠且勞子淵曰今邊州巖堡往往皆井此平地反不可邪亟選匠者相廬巷便民之所浚三十井皆未數仞得美泉民歌喜之未足與甘棠同永其思也子淵自將士四遷尚書祠部

郎中知蔡州郡城北直門東西有二橋跨汝水上岸高峻非得巨材不能立數歲轉壞每一易費民貲凡萬緡俚諺目爲害民橋子淵卹其久弊思力去之募工取確山石先易其東者衆論囂然難之子淵不聽至聞于朝有詔問狀子淵別白利害保于必成朝廷從之已而橋成患絕爲利無窮子淵自年及從心自思退去會秋滿懇求西臺既得請須期歲餘新第完美日談笑其間無復以軒冕爲意未踰時卽還君事方且放懷林泉以造羲皇之

域而天嗇遐福遽奪之年悲夫子淵性方重不妄
進也外疑疑若不可犯而內極樂易卽之益溫與
人交篤于風誼澹薄寡欲至老無聲色之惑爲政
詳敏得其綱要當事劇訟拏他人雖勞精竭慮不
能判者子淵視若閒暇處之無不中理善筆札長
于詩奕公退必引賓屬以此爲樂其他不好也慶
曆中杜正獻公范文正公與諸賢以忠義並進天
子方虚心仰成諸公亦銳于爲報而俱知子淵之
才未及薦推爲僥倖者所沮相繼罷去子淵

所激時上書開陳得失當塗者聞而惡之故輔之
因得希合竒中事雖獲辨而淹回者十年不得乘
時奮其所長子淵亦明於義命居常泰然未嘗少
動其心也事二親孝執喪過毀幾不能生同宗五
世族大愛周內外疎屬孤無依者必收鞠成人爲
畢婚嫁先塋四封丘地頗卑下會隣有葬者穿地
未及尋而泉已出子淵視之大驚曰近歲京師雨
水多沮洳使然吾親葬此豈得安邪於是專意改
上卒得地於伊闕之府下村遂遷祖考二世之喪

以安厝之決謀居洛以便子孫之奉前後奏疏論說時事多見採納如與皇族結親必取二代告身按驗以絕富民妄冒之弊經科增對大義弛茶禁通商流外官不爲縣令編論政體書資訓鑒之益皆自子淵發之子淵年七十三娶崔氏尚書工部侍郎立之女封安平縣君事舅姑盡孝睦宗族盡勤柔懿之行親黨稱之先子淵而亡五男長曰隨將作監主簿次未名俱早世次鼎太子中舍知江陰軍江陰縣次咸大理寺丞次濟太子中允權發

遣淮南同提點刑獄公事皆謹蹈門法以材自奮而咸向任二司編修令式懇請宰邑河南以便親養子淵疾得朝夕省侍奉遺語韓後事罔不如素三女長適尚書屯田員外郎張仲松次適尚書比部員外郎呂昌暉次適贊善大夫張德源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諸子舉子淵之喪葬於司空之兆次銘曰夫惟有才始可言命吾蘊有餘用焉弗罄繫而不偶命也誰競已或無有奚取命證噫嘻子淵其才孰有畜不大發匪命胡然少施郡治功疇與

先進平退勇始終茂焉伊洛之間地環勝勢旣安
祖考遂我素志今茲卜定又從而窳惇 惇雖藏
令名不閔

故太常博士周君墓誌銘

大常博士周君熙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
卒其子尚書屯田郎中革號訴于余曰革嘗從事
于幕府而先君素游門下今不幸棄孝養將卜明
年正月二十六日葬于相州安陽縣感化鄉祖塋
之次得公一二言以銘其墓存歿之榮也余安得

以辭君諱孝恭字宥之其先真定府藁城人四世
祖徙居趙郡之平棘今爲平棘人父文舉博學善
推步有人倫之識以長子尚書比部郎中孝孫登
朝累贈衛尉卿嘗謂比部君他日當自取美宦君
次子也而曰汝雖不及祿仕乃吾保家之主後皆
果然君幼聰警盡得其父學至于天文地理陰陽
識緯之書無不究習臻其奧妙而未嘗輒言也累
應明經不中第感父昔言遂忘懷軒冕以恬晦自
高平居接高僧從善友相與研究內典辨析精義

草委公集 卷之三十一
於是禪宗律學煥然大通持此爲樂終老不倦晚
好道家之言益自明悟天資仁恕不害生物每出
衢路見貧弱可憐者必盡所有以濟之而自處儉
薄雖資用不給怡怡如也事比部兄極于悌順與
之治生業營室居不憚寒暑卒能成就推而不有
其後諸侄皆蒙賴焉與人言務盡誠慤義主規勸
聞者欣服之都官君奉養至孝聞聽所悉頃自河
北監牧使擢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職在巡按時
去庭闈懇辭不就已而君得疾衣不解帶朝夕省

侍訪醫藥事祈禳無所不至卒弗獲驗然享年八
十有一在人子之心猶爲不足質於五福幾得其
全斯亦積善之效也君始以都官君登朝援例當
息授大理評事英廟登極遷光祿寺丞治平郊恩
改祕書省著作佐卽今上卽位轉太子中允都官
君恩賜五品服又回援之兩遷太常博士皆以郊
饗推恩也次子鼎未仕一女適保州司理叅軍毛
楷銘曰天相善人宜乎得壽子極孝養斯爲有後
節行之懿孰傳之久吾銘而藏是謂不朽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七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
歐陽公墓誌銘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

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哀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爲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爲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爲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爲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

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爲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爲永豐今爲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爲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爲

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
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爲第一建宗政試雖
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爲恨初補西京留守推
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
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
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
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
坐敗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曾繼上書直范公
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

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
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
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
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諫貞
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
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
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
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延見推

卓彙公集 卷之三十一
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
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
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
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
其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
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
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旣減糧自不乏
詔從之又奏忻代州苛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
美爲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

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募民計
頃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
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爲虜人所有時并帥耻
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
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
材臣密爲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徃卽以公爲龍圖
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官吏使能
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

鑊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
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爲措置會文正
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爲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
時進用者皆指之爲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
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
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爲
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
欲并中公復據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爲
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

執政意不快撻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
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
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
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
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恠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
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
僞爲公疏請汰內臣以激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
嘗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
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

令改官宦者楊承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

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旣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郡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

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往往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爲主議上章歷詆必請

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惇諭知不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愈急今上卽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

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誠公猶請除去二分之
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
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
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安撫
使公累上章辭旬易蔡州大畧以久疾昏耗不任
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
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
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不允
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啟

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
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爲襟
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
爲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
故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
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
如也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
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
孤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墮而不振陵

夷至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隘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

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恠之語號大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卽預奏名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故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旣去追思不已滁楊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爲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

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爲未幾
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
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爲之必潰決
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
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
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
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
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
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卽承

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爲多及
卽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
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
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
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
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
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
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
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用以校正傳

記訛謬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爲六一因自爲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人長潑次奕並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銘曰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彌遠斤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羣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偶以寧叅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旣安且怡宜報以壽矣也胡爲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惟不窮亘千萬祀

墓記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義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劍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關進討關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從卒其子允誦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鄰郡力尋

王室朝廷嘉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啟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肫沂州司戶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爲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爲世儀法終于大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

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
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募吏馬或以詩贈祠
部頗銜已學祠部郎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
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
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焉大屈服事具北夢
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爲政
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
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
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

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夫人史氏暨琦祖
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于相州安
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而薄
官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
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于不能辨識嘉
祐三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
忠彥走蠡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
北隅北距唐河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
于庶子之塋且念神宅久安不敢改卜乃於嘉祐

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彥告而啟壙自下以甃實而上絕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爲萬世之固建遠祖諸塋率加治葺剪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高閎旣襄其事也遂直書塋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誠于子孫曰夫謹家諫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絕爲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爲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常精意搜掇未始少懈時編歲緝寢

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歲時奉事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諫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于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絕也何異子孫其志之子孫其志之時嘉祐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誌石蓋記

琦始謀奉考妣歸葬相州不敢遠祖塋而忘故里

也得釋保聰善地理學遣姪公彥同往視焉不旬日得地於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爲吉乃作東西二塋塋各三穴西塋之壬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所生太寧郡太夫人庚安太師長子德清尉子晞從葬焉丙安太師第三子司封夫人壽春縣君李氏長女未笄而亡從葬焉東塋之庚安太師第二子監簿第四子孟州司法司封之長子監簿景融從葬焉壬安太師第五子著作丙安德清長子太常寺太祝公彥妻賈氏以慶曆五年二

月二十二日掩壙諸塋各有銘誌今但述安神之次叙刻于太師誌石之蓋以永終古子樞密副使光祿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琦謹記

姪孫四殤墓記

余第四姪大理寺丞正彥生子曰光壽時正彥初授光祿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彥生子曰盤奴時余自揚州徙之鄆州舟次淮上之磨盤口故以名之余之長子光祿寺丞忠彥生子二人長曰錦孫時余知相州得任故里有畫錦之

韓委公集 卷之三十
榮故以名之次曰密孫時余始爲樞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孫皆姿狀美秀慧而可愛或僅能行立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災遂俱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用庚穴而同瘞焉因刻石以誌之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魏國公韓琦記

三姪孫女墓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彥第二第三女皆生而令淑年甫及嫁不幸相繼而卒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彥一女曰八娘幼而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得地用外丙穴以同瘞之從葬師之言也刻石壙中以誌其哀云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魏國公韓琦記

墓表

故從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

尹公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曾祖誼以道晦亂世
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與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
刑部侍郎父仲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
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
刑部葬其父河南今爲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
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贊古今開判凝滯
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
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
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
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爲妄人公乃著叙
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
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克館閣校勘遷太子

中允時文正范公治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
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
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
諒有素義廉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
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
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爲四賢徙唐
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
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
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開府永

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爲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山

外殺部署任和公時在慶州得涇源求援書卽移文慶師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爲專使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畧部署司事涇原乘葛師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羗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數犯塞必併兵

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爲賊困者由黃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羗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

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公之在一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爲諫官天下屬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爲賢者執政指之爲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卽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

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泔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曆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色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

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大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爲最多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

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
賊知朝廷之威必翻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
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
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今夫文武之
士平居議論忼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
遇急難而試之往往魄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
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
挺然忘身以爲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呼以
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

紆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罹讒
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
爲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爲監思擇利而自安
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
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
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
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
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
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

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第湘三班奉職冲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構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寘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喪葬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嘗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

魯者莫如公余已爲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曾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爲最詳其敢以辭旣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今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今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今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今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今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今亘萬古而增

韓魏公集 卷之三十一
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今宜嗣人之蒙慶

韓魏公集卷之三十八

宋韓琦稚圭著
明康丕揚士遇校

神道碑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神
道碑銘

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贈左僕射張公以魁奇

豪傑之材逢時自奮智畧神出勲業赫赫震暴富世誠一代之偉人也琦向守大名其孫堯夫主簿元城一日具書來告曰堯夫之曾祖昔事太宗真宗朝勤勞內外有大名於天下而自葬距今歷年久矣墓碑之刻闕然未立請書其實以表神道固祖烈之益光也琦嘗總領史局觀所載公文武大節頗亦詳矣然其絕異之政與夫遺愛之迹較然著于人聽者猶未完悉今得與鉅賢論次而發揚之以昭示于後世誠所願已公諱詠字復之世本

鄴人後徙居澶之臨黃及公葬其先于鄆城故爲濮之鄆城人曾祖諱立祖諱鐸遭唐末與五代之亂皆潛養德業退處無悶父諱景以儒行自富鄉里稱之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太常卿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爲學必本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卽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爲寇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明年春擢進士第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事六

年遇郊恩改將作監丞雍熙初遷著作佐郎歲滿
擢太子中允通判麟州事端拱籍田恩轉祕書丞
代歸通判相州事公以親老辭得監濮州稅俄選
知開封府浚儀縣事賜五品服時寇公與文靖李
公故樞密副使宋公湜連薦其才擢荆湖北路轉
運使淳化初就改太常博士制置使稱其能詔褒
美之太宗素知公可用召還超拜虞部郎中賜三
品服未逾旬擢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

校犯法杖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
方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擢辱之臣恐帥體輕而
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營卒脅訴其大校者上
始寤公言面加慰勞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饑吏
失救卹寇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
遣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公知
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上留公至秋始
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
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

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千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師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師分其兵尚可免死復

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卽曰分兵鄰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旣而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詬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余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兵城中不卽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卽時出城討賊公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以順黨

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復其間有疲弱偶挂盜籍者當示以恩信許其自新卽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恩共事庶不敢獨任上乃命入內侍者押班衛紹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爲屈未幾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劔門

關總管上官正爲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至道二年改兵部卽中繼丁父與母新昌郡太夫人謝氏憂皆起復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爲所部廣武卒劉盱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

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卽受教及行公爲出
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盱首
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真宗卽
位遷左諫議大夫咸平初召拜給事中充戶部使
改御史中丞承天節大臣主齋會被酒不如禮公
彈奏之無所憚二年與溫公仲舒同知貢舉俄以
工部侍郎知杭州事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
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
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

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内卒以無擾時
歲滿杭人詣闕請留有詔褒其善政五年冬改知
永興軍府事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
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緩輯乎始踰
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後雖討
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節徙延安上以
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爲樞密直
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間之皆鼓舞相
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公知民信

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
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
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
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鉄
錢于嘉邛州一當小鉄錢十銅錢一千今使之景
德三年石還復掌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中歲瘍
生于腦不能巾櫛求知潁州上以公名臣有人望
兩守益部政無及者不當屈于小郡以真定府青
州皆大鎮也聽公自擇公皆不就上曰昇州可乎

公卽拜命大中祥符元年東封恩轉尚書左丞時
金陵多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姦民所爲潛捕
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患遂絕中使祠
茅山還言城中有黃雀蔽日而墜空中聞水聲上
視占書主民勞謂輔臣曰但守臣得人此固無患
今詠在彼又何虞也三年春秋滿昇民請留遷工
部尚書再任俄以江東旱命兼昇宣等十州安撫
使祀汾陰恩加禮部尚書以瘍疾甚上章求分司
西京上閔之亟令代還不能朝懇請便郡差知陳

州事終于八年八月一日年七十上嘗稱公有將
相器以疾未及用至是大痛惜之命優贈官仁宗
朝追謚忠定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
所屈撓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
貴爲薄逸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嘗與夜
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瘡者一夕頓愈逮登第與傳
詩有巢由莫相笑心不爲輕肥之句此見公之志
也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
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

帝王師其爲高人推重如此早學擊劍遂精其術
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勇於爲義遇人艱急苟情
有可哀必極力以濟無所顧惜當官凡所施設動
有遠識始時人或不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
窮至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
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徃徃手
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臨事明決出人意外凡斷
罪以辭者人皆集錄于今傳之在餘杭有富民病
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

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壻子時
長立果以財爲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
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知人也時以子幼故
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
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前後治益愛
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公嘗以蜀地素狹
游手者衆事寧之後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
艱食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使如其
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

輸元佑糴之奏爲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
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侈
好遨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
饌之品皆著爲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
人情不安輒以累罷之嘗寫其真自號垂崖子復
爲贊曰垂則違衆崖不利物垂崖之名聊以表德
及公之亡也蜀民聞之皆罷市號慟得公遺像置
天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至今不懈
昔召公分陝而治民愛而思之嘗聽訟于棠下戒

勿翦伐羊公在襄陽立碑峴首民戴遺德過輒墮
淚後歷千餘載能繼其風凜然如存者獨公一人
而已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益
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頽替公察郡人張及李
畋張逵者皆有學行鄉里所服遂延獎加禮悖

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
勸文風日振由公之誘掖也文章雄徒有氣骨稱
其爲人嘗爲聲賦梁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

不見此作矣有文集十卷公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陳州之某地夫人唐氏先公而亡繼王氏故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顯之女封太
原郡夫人天禧三年終于陳之私第子從質衛尉
寺丞公亡未踰月哀毀而卒一女適故翰林學士
王公禹偁子奉禮郎嘉祐孫幾人某爲某官銘曰
大行峙朔洪河瀉天河山之間實生大賢賢不徒
出惟聖偶焉發爲事業文武之全兩治西蜀荐綏
南夏易亂以寧卽荒而化夫惟管簫尚足王霸如

公之材不宰天下而俾惠澤止濡一方錫民父母
遺國棟梁有備公蹟日星之光何假斯文始傳其芳
行狀

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 光表 右補闕直史館

祖 周度 兗州節度判官贈祕書少監

父 汝礪 尤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鄆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
之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
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
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
寅分大小房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
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爲諸侯之望而
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
孫也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爲天下第一終右補闕
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爲兗州節度
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卽以大義譬責之復引近

世道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鄆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師仰一見公文而竒之於公鄉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舉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郡有役

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路之險乃率衆錢傭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醵錢私已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具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天灌溉之利者殆千餘家公亟募工徒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

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船商所
奏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
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
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
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
安郡大君李氏憂去官服闕通判許州事改屯田
員外郎知江陰軍事仁宗卽位以恩增秩都官邑
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
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

速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
通漕運舟楫之便天子嘉之兩賜詔書褒美代還
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旣
廣旁逮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度興功過半薪樵
山積而所通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戶力不能
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朝廷從之
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隸州事城中池素舄
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港要便之地爲浚百井
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

遷都官卽中歷知漢相潞二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太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歉公度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主所罪又募里豪出粟數十萬斛以哺饑者所活甚衆而施浹旁境繼徙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耀州事耀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漆沮二水之次邀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群卧灘石上使公

馬不得前公爲回駕翌日繇間道乃得去主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卽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幸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進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旣歸許之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葆光自號葆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

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卽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歛衽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悚戢自飭無敢遽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蔬食柴毀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

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已子歷治七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惠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夸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靜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爲此當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閭文應方爲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

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爲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疇昔誨勗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年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復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琦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巴歛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助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

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卽琦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

韓魏公集 卷之二十八
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
後世謹狀

錄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殿丞請爲行狀

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采於崔因以命
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侯業居東武城
爲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始
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周度佐堯

州慕容彥超幕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祕書少監卽
夫人之曾祖也祖汝礪皇任左班殿直學兵部侍
卽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直道能政摺紳宗仰
崔氏自唐以來爲衣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爲
婚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曾祖母祖母猶皆盧李二
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卽侍郎之第五女柔靜端
潔幼有成德女功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
于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
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

奉几筵訖于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內外族屬多而素貧孤遺者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親爲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罄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已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欲服用粗備不求過飾琦未參侍從之前俸尚薄久官京師夫人雖一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緡錢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暨周人之急夫人必欣然贊助惟恐不克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治條理皆有法度閨門

之內猶官府然故琦畧無私室之慮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期嚴辦纖悉精至酌薦之日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摧毀過甚幾不能生以至圖象嚴事至於終身與諸姊諸弟友愛惇篤情禮兼至雖在顛沛未嘗忘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康樂安二郡夫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未得疾背脅痛卧起爲梗醫者言氣血凝澁下之當愈故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

夏秋之交變爲泄注日以沉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宮聞之皆遣尚宮臨奠賻贈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書槩知歷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爲非婦人之事雖至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剛毅大丈夫所不能爲者嘗曰我遇小事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施左右必與下房者均琦嘗恠問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

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薄疾雖久而視家事不倦待宗親益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順養之理乃慨然曰此我平生所存豈至此可變也惟歿然後不能爲也其用心如此三子長忠彥光祿寺丞次端彥太常寺太祝次良彥祕書省校書郎早亡五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戶參軍王景修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已出嗚呼夫人內行高絕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婦人少能偕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相州安陽

縣豐安村祖塋之次壙有銘故親筆其大槩以俟
實錄焉

三兄司封行狀

公諱琚字子溫相州安陽人自唐以來家世衣冠
著名河朔曾祖瑆皇任廣晉府永濟令贈太子太
保祖構皇任太子中允贈太子太傅父國華皇
任右諫議大夫贈太師公卽太師之第三子也資
性聰警幼而能文太師以其異於諸兒尤愛之每
有著撰卽召令執筆口授之繇是盡得爲文之體

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太中祥符六年調補饒
州鄱陽尉非其好也次年遇秋賦乃求鑠廳應進
士舉時郡守江公嗣宗未之知名召公詣府使獨
登郡閣出鴻鴈來賓賦題以試之公杼思少選援
筆立就詞致清麗深得唐賢之格江大竒之卽時
薦送江左士人往往書其賦於屏幃間而目公爲
韓鴻雁其愛賞如此八年春登進士乙科授太常
寺奉禮郎知河南府永寧縣政爲畿邑之最府尹
王嗣宗強直少許可獨以公爲能表薦之就移通

判廣信軍丁母仁壽太夫人憂去職服除通判趙州改光祿寺丞今上卽位遷祕書省祕書郎天聖元年避親嫌移通判棣州公素以文自高雖精力吏事而筆研不廢二年代歸卽以所業數十軸奏御執政多稱之卒以孤進不遂試與今侍讀楊公偕同得記姓名出通判虔州虔民輕狡好訟至有害已子而誣人者吏稍不審辨率多枉誤時郡守集賢潘公汝士卒官公權郡踰年大小之獄必精心推治盡得其情境內以爲不寃初公在趙州佐

武吏獨尚平恕吏民皆得被其惠故曹公利用稔聞鄉人之論心善之會群牧判官缺薦公堪其任四年春召還充職賜緋衣銀魚是年秋差赴太常寺試舉人較天府國庠取士爲最精朝論多之文節張公知白素賞公才又愛其治行書公姓名寘佩囊中數欲引用復遺公紙數十番促令上所業公不得已再以文奏御書聞而文節薨遂不報後曹公被責公坐爲其所舉出通判濠州明道元年歸闕遷太常博士知黃州以恩改屯田員外郎景

祐元年春就移梓州路提點刑獄公辭改知澤州
轉都官員外郎二年移提點京西路刑獄公事時
西京白馬天宮寺僧競營浮屠倚權臣倡導以大
其事於是洛中暨隣道諸郡自官吏而下皆被哀
取民里甚擾公抗疏罷之三年改提點福建路刑
獄公事未幾移廣南西路轉運使是歲安化州蠻
人叛殺宜州守王世寧朝廷遣將臣益兵進討委
公經畫公乃上言安化二州依負險阻猶穴鼠然
急之則竄伏不可得緩之則向隙而出飛標藥弩

發必中人徒跣趨叢薄中若履平地又水上毒惡
戍兵久留死者十六七願以天兵逼其巢穴俟其
畏威請罪因而撫之漸募土兵屯備要害然後罷
遣戍卒宜不能復叛詔如公策一道以安時朝廷
亟加兵廣西諸郡遐陋素不備兵費公度官用以
餉其羸量民力以貸其薄故糧道以濟而遠人不
勞朝廷嘉之在職遷司封員外郎代歸而賜金紫
判三司都禮文憑由司康定元年夏出爲兩浙轉
運使次潤州以疾亡公娶李氏乃故國子博士忠

草髮公集 卷之二十八
怨之女生於名族克謹婦道公未亡前已苦風痺
感公之逝踰月亦不起生四男四女長男景融將
作監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三歲而卒次方彥
試祕書省校書郎次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長女
適著作佐郎葉仲舒次女在室亡次適左侍禁曹
測次適殿中丞范寬之公仁孝純直出於天性介
靜寡合恬於進取自父兄亡卽主家事撫育弟姪
唯恐有傷薄官中竭俸資贍怡然無間時爲文酒
之會以相娛樂或作事有不如意者亦婉辭誨勗

不忍加一惡言弟姪感其義競自樹立在官清節
凜然秋毫無私至于夙夜兢畏過自繩校世稱廉
吏者鮮能及之爲政簡而愛人故所至稱治前後
建白革弊益時之事多見採納公官止六品於式
不預史氏之載惟葬有銘所以著行實於不朽以
公之德之美而賦命不永位未克量紀述之際諒
無愧辭謹狀

卓爾公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